

七錄齋詩文合集

七錄齋詩文合集標目

古文近稿卷之六

群芳譜序

陶公濟海虞社選序

唐母方孺人傳

易會三編序

荆水合稿序

先考虛宇府君行畧

嘉善堂三子合刻弁語

莊叔飛稿序

中庸註疏大全合纂序

論語註疏大全合纂序

孟子註疏大全合纂序

賀周侯生日序

陳大士易經會稿序

大學註疏大全合纂序

五兄稿序

楊子常全稿序

周彝仲稿序

五子近業序

七錄齋文集近稿卷之六

婁東張 溥西銘著

同里張 采受先選

金沙周 鍾介生閱

羣芳譜序

王蓋臣先生閒居之暇汎濫百家獨取草木種  
植自作譜書卽其托意亦陸賈斑駁之處世長  
統右軍之寓言也然攷義就類分臚各名天時  
歲令藥物治方靡所不載且首含養生利在教

世矣夫農家者流記於漢志稷官失傳其言不  
著後世博文夸奇之士又以爲隱者小道寧過  
索無過存也於是遠察海外近策域中究詰不  
可知之物而昧飲食之理是豈穆王車馬桓公  
封禪聘周索來難至乎此紀三都者所以譏作  
賦之不實長卿子雲思曲終奏雅也先生綱領  
齊岱家世軒冕歷官三十餘年雨澤天下功不  
勝錄三吳游饑藉公司漕得以不困庭居教子  
惟萬石退讓高密世書若侍御百斯岱瑞里壽

二欽之兄弟悉當代鼎士聲名著作猶謙已不  
伐燕笑以禮先生乃得從容退食縱其采涉子  
姓接坐賓客終日手卷不惰遂成篇褒與世共  
見諸葛名士敦仁活物先生其有意乎吾聞圖  
豳風者念王國哀黃草者傷勞民高明鐘鼎教  
以止足王公大人諷以節儉咸具乎書其以汜  
勝種樹崔寔試穀爲稱者蓋度外也

陶公濟海虞社選序

顧鳴六許子兼陳金如三子虞士之絕倫者也  
博士先生陶公濟最禮重之公濟固海上名孝  
廉與潘子殿虎同舉齊聲稱其子星若熙仲擇  
昭比肩好學競爲古文猶之潘長公九閩次公  
入麓也公濟賦性沈雅移教海虞諸子畢從下  
第錄講課無異家塾月進名士連視比經積文盈  
笥屬鳴六三子次第凡孝廉明經魁達之彥悉  
出其中雖約舉姓名僅三十餘人已足軒然一



國紀述九州矣夫芳草不除游蟻娛意此閒庭  
寂靜之樂博士所獨有也廼作述斐然師友考  
古俶儻其間又何殊伐桐梓樹琴瑟增名山之  
儒觀游泰嶧之舊里乎子常居城北之唐墅其  
子定夫子雲家烏也公濟時造請之曰子之選  
以子爲歸其視周黨過閔子哀生問應璩復爲  
遠矣

唐母方孺人傳

唐仲子孺人方氏歙之豐溪人也方母誕孺人時有異徵日者推其庚甲曰長必奇貴翁媼心憐愛之方固邑著姓孺人生而敏惠邑人聞其賢閨門之內競相稱述孺人擇對遲不字久之適唐仲子仲子者中丞介弟邑中方闡博士也通經務暢事理邑有大事宰公先達必造門訪請仲子應言如環邑人語曰雖有大冠不如經師蓋貴仲子儒者能斷割也仲子初娶爲靈山

方氏善總家樸內外齊壹既病天家人思之輒  
流涕及孺人歸贊助仲子如靈山生時羣僕御  
赤私語室間喜且慰謂靈山夫人復生也孺人  
大家女獨好習苦勤方淡食當初入仲子門諸  
婦宗黨盛衣服來觀曰豐溪嫁女之子百兩非  
常兒也比孺人褰帷出誇布短襦三日廟見贊  
以榛栗諸婦退而歎其知禮居家食必擇粗躬  
執浣濯凡兒女縫紉諸于偏緣之屬不假婢從  
必出手指夫冀缺之妻隘夫於野非忘食也

鴻之婦椎髻操作非好勞也義在則然夫是之謂婦道中丞公撫楚盡室行矣其家事門以外委仲子門以內委孺人孺人謂仲子此總總者治之易耳君無所苦羣子未婚者爲之相室未婚者擇士而歸之二禮舉小者皆無廢也然孺人督家不避凌雜其出入語言節度斤斤如也見諸子闔門面之宗老婦人問而後對里媪遇折節自下不數言長短餽問往來先辭令後筐篚君子曰維仲子婦勞而有讓信哉仲子之母

太恭人亦靈山人也其父母家絕不知所立孺人聞之曰妾年不及事姑其忍見外父母不祀乎出奩中金經紀之仲子蹙然曰子之孝德備矣余哀靈山之婦其家猶若敖也非子高義余亦無言孺人曰君何度之晚也並召兩家族人謀置嗣祠贍生糶死烝嘗具修仲子兩女弟一嫁西溪南吳氏一嫁呈坎羅氏嫁溪南者蚤世遺孤無所託仲子命孺人撫持之長且冠婚婚踰年婦亡則爲卜繼室羅氏娣寡居一子弱露

孺人歲時迎問無缺詩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  
人無父母而仲子孺人父母之可謂勤矣唐先  
祖祠狹仲子告中丞謀高大之後病時誦難舉  
孺人以禮先宗廟爲言其地始遷六年考成祭  
之日子姓奉豆籩奔走峻宇廣筵禮器畢設觀  
者愾然有斯干之思唐上世所來遠木主溢廟  
不能容仲子欲依古祧法遷出戶孺人急止之  
此皆唐氏祖裔卽後無奉祀者奈何令當我世  
斬也乃作祧宇廟旁聯堂異寢而羣祔得安里

有社集衆姓爲春秋會酒食鐘鼓不辨其族孺  
人曰巫也非禮也請仲子爲專社族人以時致  
祭會食其間唐之原有宅一區偏而屏爲地脉  
害卜移移後乃吉顧原宅諸子要之曰厚予我  
金卽徙而後耳仲子欲無應孺人謂利果百世  
君何靳焉於是歸以金宅乃徙登原上者曰美  
哉斯丘望高明福子孫孺人施也族人復耳語  
其徙後者寔厦也得無孺人欲之乎及孺人推  
原宅諸子無改居而自處庫館又相向慚誦弗

及也侍御濂公以下仲子疎族也孺人謂是不  
可無後唐之戚屬多其中子然無男女者彼卽  
不言孺人輒憂之曰及我之身毋令不食凡母  
年三十有五其助仲子爲理者幾二十年生子  
六人皆才子也乙亥歲病中寒竟不起維時孺  
人有朱衣蓮花之夢見夢於越客者亦然其家  
人曰母氏令德可以不死今者乃促去也

張溥曰余初交大中丞公卽知仲子仲子今賢  
者恂恂不伐人也及游新安聞其里人言紫陽



鼎新漁梁斃矣微仲子不任補瞽宗祀興胙田  
所鐫祀紀例獻徵錄亦彬彬如也非仲子其誰  
始終竊慕仲子好義圖邑大事不後其身廼登  
堂揖讓出見諸子角犀豐盈真其家兒稱孺人  
者又內外無間也仲子負公輔之志孺人贊之  
天下有道我黻子佩所自然也無故而奪孺人  
胡爲乎雞鳴之詩風雨不已在死生際尤難言  
哉

易會三編序

往余選易會閱三年告成其時易學弗墜微言  
不明一人叫呼應者不力黽勉寒暑漸見其效  
比書成省觀輒歎玄白如故蓋衆經之文莫大  
於易妄以孺子勝任卽幸得當不無奔北之虞  
欲望輪囷輻輳亦林魚澤鹿徒願而已乃已冬  
歸里易會二選已斑斑四方踰年三選繼出何  
前者見功之難今者成事之易又未嘗不太息  
斯文感慨以時也二集之選半出於孟樸藏籠

石香處卿偕余弟無近佐成其政今之執選者人猶是也文則小變矣言易之病數年盛衰軌途不一大率始禍詞章末却訓詁循久不更旗轍俱敗卽大士新貴千篇皆其梁間舊物讀者以年推之可以悟進石香才士手歷三選每見更弦大易消息應不外是虞仲翔排論北海陸公紀匡述章武此吳人學易之雄者也今諸子進而不舍聖人非鬼神直望見耳每歎讀書之家謬是者無謙光之譚畏縮者無登高之意坐

使神明日積絕學竟徂不覺留連發憤抒竭其  
端世有懷是編而來請者三子揖而與語其在  
易之不言玄之必興乎然拾級以趨無忘故書  
矣

荊水合稿序

荊水之選位甫王之意殆以十六子蓋其邑又以邑蓋其郡使悉由乎雅無相越也文無五色人爲之目文無五聲人爲之耳及耳目旣出卽欲不聲不色世不可得此文尚作者又貴選家矣位甫入燕而國人皆驚稱其文曰玉也歸以示人其所爲文則誠玉也是雖不遇猶愈於遇而不工者也然世皆知之矣號以至貴而傷其遲莫彼闢中之言非乎諸子讓牛耳於位甫位

甫受焉旬日事治嘉言畢至而無震矜之色余  
謂此可服四國何獨荆水諸山也夫山有木工  
度之賓有禮主擇之善擇如位甫其猶有爭勝  
薛而惡江黃者吾必不信敢以言先之

先考慮宇府君行狀

先君沒十七年矣今日而始爲之狀嗚呼痛哉  
戊辰之秋先君見夢於舊所游之友曰泉下無  
寧居爲告我羣兒蓋首呼溥小名云友人寤而  
泣語羣兄弟羣兄弟皆泣溥泣不能起私念先  
君少歷憂患老而彌酷日延師傅躬教撻以望  
子之有成易簀時子列庠序者僅三人先君張  
目不語以手北指一號而絕意蓋有在後之人  
其或忘之不得一命以榮先君而徒以凡民之

喪匍匐道路雖親從執紼先君之柩必不行於是與羣兄弟約先卜墓地墓成塋以午未爲期閱年而地不得遂及庚午溥舉於鄉溥欲無計偕身畚植以畢墓役羣兄弟勸謂子行無恐一命之言在此舉矣溥勉北上獲成進士聞報之日雪涕沾袍遙呼先君之靈而告之曰大人嘗云兒官我鬼今其然乎卽寓書羣兄弟蚤禮葬師行營土宅數月間書抵家者及尺復以溥客長安事不果行嗚呼痛哉祿養之不能沒而無



以執勤於杯土天下其謂人子何雖然溥已哭  
跣而請矣苟不獲歸以展斯禮則願以身祭百  
蟲迺反袂拭面退而狀曰先君諱翼之字爾謨  
虛宇其號王父贈尚書筠泉公生三子皆王母  
方太夫人出長容宇公卽大司空次襄宇公早  
歿又次則先君齒亞司空凡十年王父母成葬  
久各有志傳世系行事不復載故獨叙先君先  
君生於嘉靖丙辰之四月三日沒於萬曆丁巳  
之四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二六十有二年之間

開口而笑者或四三年爾甚矣先君之痛也先君生而仁恕尤力於孝弟王父素嚴以嗃嗃遇子姓獨先君先意和順加損衣食視日早暮咸中節度王父色或不豫則因事解簪生其歡心以故歲終不聞讓呵王父性好施予王母方太夫人佐之日作粉糜糗糗食貧者里中小兒時時會食曰此張母湯餌也先君知其意務敘散爲惠有以急請者雖迫之不使虛歸歸是鄉黨益賢王父母王父母益親先君先君警悟善讀

書少苦羸疾王父母心憐之不忍使竟學則棄  
經生業而專史書二十一史及通鑑綱目皆手  
評錄間與伯兄徵鬪古事往往得勝覆茶噉喜  
王父先世貧及身稍振有市廛一區杭田三頃  
析而爲三先人業不及中人心計握筭雅非所  
長會有天幸時高下就之蓋大司空未舉孝廉  
時先君已成家矣及大司空旣通顯襄宇公病  
歿歸然無子獨三女存先君哭之極哀卽語大  
司空徒哀無益蓋爲後圖乃經營喪葬諸事畢

序不五月襄宇公之孺人高氏復沒三女益子  
無所歸又齒穉未字先君爲擇名家厚其裝遣  
至今諸甥林林多見頭角鹿城明經周君尤賢  
能以禮義訓其子弟後望翹秀襄宇公之志可  
藉不墜先君實有勞焉先君之元妃陸孺人少  
同艱嗇精辨家政衣麤食淡以嚴苦節率僕養  
家庭肅穆大小龔勸未幾患弱疾亡無親生子  
先君涕泣誓不娶方太夫人以大義趣之卜邑  
中大儒潘先生女曰吉遂續娶爲今嫡母潘孺

人然先君日慘怛在懷故遇陸氏宗黨尤優厚  
云先君既成家益慷慨扶摯人三族之戚賴以  
舉火者三十餘人聞人之困若身落難卽素不  
通名者走而告援不憚傾橐中予之廿六都富  
人許某以罌誤掛吏議州大夫欲坐以盜法當  
死許介龐茂才見先君未之識也以龐之故爲  
言於縉紳某公許遂得脫後齎金造門謝先君  
却弗應龐茂才名應揚邑中長者先君莫逆交  
也周某者崑之下保人以家計亟欲補弟子員

藉先君與一當路者約指一困粟爲獻事成背約先君代之不償一錢家中園丁陳某爲濱墟村姜姓者扶死姜鉅貲士大夫爭之指園丁爲僕繫姜公庭欲盡分其產先君出言曰奴固有主瘞骨足矣毋庸紛紛爭者愧解姜獲全歷今溫腴爲大姓鄰人朱某習巫有家里甲籍名富室中應役朱不堪入身先達某家冀避役然妻子私飲泣先君捐八十金贖之朱願盡屋地償元君辭曰哀君無家故欲相存苟望報焉寧愈

乎譬若某善爲聲先君振之漸成業無賴子漁  
爲利獻之高門先君左右以免不遂則又誣以  
殺人州貳疑其富欲羸取金先君力開之復爲  
恤死者始平雷某亦善聲從先君游時挂名訴  
牒先君授以貲使息訟龔某所居高曾舊地也  
欲推還先君先君搖手謝謂田宅變名何常之  
有予不敢以一人盡地力益遺之金今轉移爲  
歸積武舉某寒甚僦一閭居巷中先君憐其爲  
姻戚也假百金使治生某飲博立盡先君微讓

之某慚怒無所出卽舉几上石硯擲先君幾破額先君笑不與辨陸某本外家疎屬先君欲助成之資以千金令游青齊間業日廣則匿所資不還先君一日呼其子來飲之以酒爲焚質券市人杜某賃屋居處十五六年矣積歲負二百金徵之無有先君間發怒某故破衣携簞中鮭兩頭韭數本來見先君怵然起反勞苦之其側隱蓋天性也先君事兄和謹不以先後窮達貳意大司空任兵垣時欲與通者爭邀致先君



先君匿不見同里多武功子弟歲時獻食物先  
君悉謝之曰毋以困我且重兄憂王父年高愛  
園居先君買地十畝治亭沼種竹木王父樂之  
手額二櫺曰燕憩軒水竹居後王父沒先君悲  
哀思念無時忘月數登臨其地每往必偕司空  
朝夕居處甚得先君嘗擇地爲首丘計已墨食  
矣形家言其善司空聞之欲而不言先君知之  
卽惟予曰兄胡不言子孫一也何彼此爲同里  
張某敖宕壞產售田於先君先予二百金司空

美其上腴先君卽裂契歸之亦不徵所予先君  
得子晚司空舉二子皆先予兄弟生先君子視  
之及長任衣冠勝拜見先君嬉戲猶嬰兒是故  
一邑皆稱先君孝友惟司空亦謂吾兩人白頭  
兄弟終身無間言也門下客某者能星家言曉  
箏歌初貧無家夜止佛寺中隆冬不能具繭絮  
先君見之心動召與語給以衣食葺數椽居之  
引與司空游司空喜其溫柔置諸座客得日親  
近某使請於先君願治生產爲長久先君與司

空各貸以五百金旣而司空徵五百金某盡輸之獨欲負先君以自肥卽誑先君曰某旣洗室歸大人所餘止婦筐中麻爾先君笑而聽之某終不自安懼日後無以應與大奴某某謀所以中先君遂日夜短先君於司空微伺聲色謬播揚於人於是誠人曹韓二陸之倫稍穢出矣曹固舊家又饒於貿聚三十年前留鬻水田百餘畝於先君田故弗弗治先君伐材繕屋募農市牛種更十餘年始易計耕植之費視田值三倍

難於設辭韓爲先君故人子韓父沒而不斂先君多予之金僅償地一畝欲言不得其端陸游公卿門父子皆州諸生有瘠下田五十畝無所售陸強先君之友勸售得高值券書祭新不可以訟某與二奴啗之曰若第言當爲內助卽不得勝可獲大利誠人搖於利卽登先君門攘袂求鬪先君斂容下之誠人計窮卽誣訟於州大夫特州大夫順山王公魯人剛明著治行召訟者庭辯之語塞王公作色曰若各有心奈何罔

周求利獨不畏夜半雷聲乎。咎使去，誣人益慚。  
爭來致咎，其與二奴復教導之謂不大。赴訟必  
不勝，則購大猾善訟，號方紹周黑者，深相結。二  
猾奔走羅致，得其徒黨三四十人，連文飛騰大  
中丞以下，各有詞事。下於州，先君駭不知所來。  
王公心察其誣，曰：「若輩朋比作姦，破人家纍纍  
矣。」不重創之，無以塞詐。卽因事究詰，召羣猾問  
先君形貌長短，多不識者。遂引律繩之於律。凡  
誣人不實者，卽以所罪罪之。先君頓首請，乃減。

比羣猾大窘謀達書臺憲必欲傾先君然後已  
自是訟確連歲不止矣嗟乎人生百懼水火疾  
厄可以祈禳息也盜賊之來可藉兵衛也先君  
之逢不若將胡爲乎內無以見原於骨肉外無  
以自避於惡人一生施仁行義急人之窮如恐  
不及乃日與胥隸伍伺其顏色飲食見法吏則  
頭創地呼天自明欲歸而請救則無塗欲求援  
於姻友舊人則不敢先君將胡爲乎成訟幾十  
年誣者日見絀輒追悔比察訟所根抵皆某客

奴陰爲主司空不聞也先君召羣猾告之曰  
我素不識諸君諸君何相苦諸君身廢耕妻廢  
織或父母不及葬者且數年矣盍歸室廬爲自  
全乃解裝代羣猾輸罪名察其蕩失業貧不能  
葬者周給之羣猾感動散去訟廼不終然先君  
已抱心疾時怫鬱出血矣老僕某者少從先君  
起家二奴休之使擇主先君卽推歸司空司空  
欲廣墓地先君有田接壤割五十餘畝成之比  
宅一址值千金先君費居半後知司空意有屬

卽毀約示不復聞萬方期適司空意司空意益和如舊時然二奴基間不已先君病中輒驚悸初猶指畫語言旣劇絕不發口嗚呼先君非病瘖也竟以丁巳之四月四日殞矣痛哉先君旣歿支屬親故與平生一識面者時相向泣曰死者已矣生者何以爲家蓋先君視宗族有加禮婚嫁喪葬必代費歲時給粟肉量人口爲盈縮冬夏衣履各有節族子某某家窘游聞仰先君爲生妻死爲再娶念先君甚不一年兄弟相繼



死族人某於先君爲兄緩性嗜利先君曲意厚  
之後背負不敢見先君先君待之如初及先君  
歿生理微矣亦邑邑而死梁某湯某同族甥也  
皆貧亡聊先君爲歲辦居食旣沒皆廢湯哭幾  
失明梁遂播蕩死吳某方某陸某爲族戚屬咸  
資賴先君中道致難聞先君歿亦哀慟不欲生  
一生一死人心乃見甚矣先君之痛也初先君  
年三十未舉子時當萬曆十六七年間歲大饑  
先君具糜食於路不繼則減價糶倉粟有換金

來者爲淘摸所竊號泣欲死先君倍贖以返次年卽舉一子次第至十人人謂陰行所感先君不敢居也西城外郊多曠土先君偶游其間一僧前進說曰此地若建梵刹行者陰宿居者施舍可以利人先君素不喜浮屠說獨聞善事則欣然從卽捐二百金啟宇名地藏蘭若其樂施不望報多此類也沒後遺券籍一笥逋負千餘金皆里人姓氏名文書實予之耳羣兄弟體先君意概無問焉先君待朋友誠尤敬事名師麗

君裕所方君淳初稱篤行延訓後昆方患惡疾  
先君躬醫禱進藥食早夜爲常方病不起則厚  
棺斂月日致粟帛於家議市田宅久贖焉龐中  
年無子先君憂之爲擇宜子者備賸龐氏卒賴  
以血食晚年困頓益銳身教子一宅不能容則  
分二宅館給懼禮不至日往來簡束其間督諸  
子讀書夜漏不盡不入內然先君摧辱之時子  
雖多大者二十餘歲少者僅八九歲無一人奮  
聲激昂稍借爵位氣勢拔先君於禍患遂至癘

結著心閉朕橫涕溘然長往良可慟也先君元  
配陸孺人里中陸公某女繼潘孺人茂才潘公  
某女側室三爲葉孺人汪孺人金孺人子十人  
長質先葉出崑山邑庠生娶崑山廣昌令朱公  
應麟女繼娶太僕卿陸公獻明女次泳汪出州  
增廣生娶太學董公季翊女次濯汪出州庠生  
聘行人姚公汝化女再聘太學吳公女娶  
太學施公光煥女次京應葉出州廩生娶兵部  
尚書王公在晉女次漣汪出太學生娶吏科給

中顧公士琦女次源潘出州庠生娶茂才王  
公顯爵女次濬潘出癸酉副榜州增廣生娶孝  
廉薄公澹儒女次溥金出辛未會魁翰林院庶  
吉士娶崑山大理正卿王公孫汝臯女次

樽汪出州庠生娶憲副李公吳滋女次王治潘  
出庚午副榜選貢娶崑山孝廉葉公國華女孫  
男十岷州庠生聘吳江大學士周公道登姪女  
質先出景平州庠生娶吳江茂才葉公紹時女  
二華聘茂才許公廷駿女餘幼未聘泳出安國

娶崑山參政朱公大典子夢熊女朐州庠生娶  
崇明太學黃公女腴未聘淮出孝錫州庠生聘  
郡城孝廉許公元溥女孝則聘太學施公全昌  
女京應出槌王治出孫女五一許太學陸公世  
鏞子某泳出一許吳江茂才沈初晉京應出一  
許太僕少卿徐公憲卿子州廩生二階子某源  
出一許孝廉吳公克孝子麟振濬出一許兵部  
主事杜公麟徵子某治出餘未字又孫男忱  
聘戊辰會魁張公采女孫女一卽許張公子臨

皆溥所撫若夫憂患隱約邑人知之溥不具書  
夫固曰幅巾待盡以孝終始先人之志也

嘉善堂三子合刻弁語

趙子載晨偕其兄而茂弟茂先合刻文爲一卷  
通諸人間蓋以誌其門庭之言又爲當世所見  
知不可以隱褻歛近約要其指亦不異渡江攜  
箱對客捉麈也往者文毅公先生文章節誼震  
踔天下至今學士正人譔論猶謂其名在日月  
時未霖雨邑邑史書千載所歎今觀三子紹聞  
衣德言夫豈遠耶景之其家之儀表子常則同  
里後學願得先生而生事之者引詞簡端以懷



以慨然則表忠有碑不患無續矣

莊叔飛稿敘

往在長安於任公邸舍見叔鼎出文數十篇奕  
然西京之作余撫手稱善間語任公君文有石  
城十仞湯池百步能雲梯仰攻者叔鼎也未幾  
別去任公索余敘其文以代燕歌復謂余曰子  
序良厚恨不并見我家叔飛今年春叔飛入婁  
開囊中一書示余乃任公舊日筆記從杭州官  
舍來久滯石頭城不得達封題皆如平常時尚  
未悲棘人冠白冠也任公忠孝天性與余接舍

讀書輒欲賦歸來省其大人比以言謫慷慨就  
道西泠山水殢人任公接目竟別若有楚楚刺  
心者急趨里門其大人已偃不視余對叔飛如  
見任公又愧不能如古人齋磨鏡具走千里外  
哭拜長者僅問起居慰哀痛叔飛悲不止復扼  
腕草土有九秋不逢之歎出生平文字置予前  
云目前小息賴此不負泉下余讀竟驚喜不異  
見叔鼎時昔子瞻兄弟直諫出處略同子瞻註  
易書子由亦註詩春秋卽其談經不欲少讓今

日時義固六經苗裔叔飛抗首前代以兄爲師  
世有知者當同澹菴封事懸金購之余言其導  
騎也

中庸註疏大全合纂序

禮記註疏次中庸第三十一見之鄭氏目錄者  
但云記中和之用明聖祖之德抑其解畧矣中  
與集註異者若解索隱爲身御幽隱費隱爲隱  
而不仕仲尼祖述以下謂以春秋之義說孔子  
解尤判殊其他懸錯不能盡書也案文獻經籍  
攷載中庸集解二卷云會稽石璽子重集錄周  
氏二程張呂謝游楊侯十家之說朱子序之顧  
序言以道不及爲書伊川有書以不滿意而歸

之火章句之出原本石氏程學始顯又有或聞  
輯畧二書皆發明其旨或問盛行而輯畧不著  
然其書猶在可得而讀也余嘗思大學中庸漢  
鄭氏註之唐孔氏疏之距程子之世相望數百  
年莫有知其爲經者朱子沉潛程學二者絕而  
復續暗而復明其施爲甚鉅表論最得功又在  
他書之上註疏雖古不能無少讓焉然註疏以  
後言者病少章句以後言者病多少則昧道多  
則傷實合而觀之漢之言中庸者禮也宋之言

中庸者理也禮理一也而學者二之其異同得失可無辨乎儒者言中庸大學其道無別又謂中庸難讀甚於大學要如朱子歸本於堯舜折衷於尚書則得其傳矣

論語註疏大全合纂序

漢時論語有三張禹最後出而尊貴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爲之訓解科段出其義理章句所繇始也何平叔沉潛其書爲之集解採取八家頗有改易今註首不言包曰焉曰及諸家說下言一曰者皆出何氏已意又同時集解者孫鄭曹荀皆當世名士義公而密最稱善本梁皇侃撰論語疏於平叔八家外又採衛瓘等十三家雖引事時涉詭異援證獨精博宋邢氏因之刊定



爲書遂成正義繇是言之論語大指註家莫善  
於何疏家莫善於邢今讀而猶憾其不盡何與  
朱子先撰集義三十四卷後撰集註十卷儒者  
稱晦庵生平講解此居第一欲增減一字不得  
後世深於論語者咸是其言與註疏參觀精微  
尤著大全諸家擁衛朱子固於金湯余嘗以意  
揣摩欲明論語必先集註欲明集註必先諸儒  
語錄此則人皆知之所獨惜者上士厭其拘攣  
下士苦其委沓爲高明之說者曰其書章甫而

適越者也於聖賢無當或逃而之禪或援而入  
佛者比比也卑者以爲此功令之書富貴之周  
行也可無高論嗚呼聖經之作不助清談賢傳  
之術不資科第二者交議其風日下今遊五都  
之市觀浩瀚之書其從橫成列者皆講詁也講  
詁不足又益以標意託諸貴人假之名舊一句  
之中妄分脉絡一字之內謬設主賓使程朱復  
生起而見之未有不惡其煩投畀水火也聞有  
憤而投袂者欲追跡周秦縱覽百代於四書講

義直棄不觀謂但讀本文文字已足又恐非中正不足定學者準繩莫若取大全限之過者俯焉不及者企焉亦可多不貴少不恨矣既覽大全復觀註疏前人之闕足於後人後人之善本於先哲一書具見起予不遠又孰有嚶嚶於聖人之門者哉

孟子註疏大全合纂序

趙臺卿敘孟子謂其書深妙難造宜在聖智條  
理之科又謂儀象論語長譬喻本風雅皆前儒  
論所不及後世推高孟子昌黎程朱而下幾數  
十家若善言七篇文字之長未有過臺卿者也  
史記言嬴秦焚書孟子書號諸子篇籍得不泯  
絕竊意李斯建議時天下詩書百家語悉詣守  
尉襍燒所存惟醫卜種藝書孟子書與荀韓楊  
墨諸子絕反不應獨全或者得之弟子口授藏

家屋壁未可知也然易傳以卜筮孟子傳以諸  
子幸而不亡數亦有之可以不辯歷代藝文志  
論語入經孟子入儒家陳直齋書錄始以語孟  
同入經文獻通考從之然論語孝經在漢亦稱  
傳不稱經孟子猶是不必科斗古文始應先王  
也漢以後註孟子者四家至宋惟趙陸二家獨  
存孫奭正義據趙岐爲本兼取陸善經謂如子  
莫執中解爲子等無執中之類皆陸本也今正  
義并子莫解亦無之則不知何爲也趙氏云孟

子通五經尤長詩書宋儒非之謂古知易春秋  
者莫如孟子何獨詩書責之當矣抑趙氏亦未  
嘗言孟子不知易春秋也朱子四書集註唯孟  
子與註疏違異差少大抵註疏精詳在度數名  
物性與天道多略而不繁意夫子罕言之旨乎  
亦以爲言之不可勝言不若不言也程朱諸  
儒千言反覆於註疏所略者言之尤切學庸論  
語其辭如川至孟子似可止矣猶殷勤發明者  
所以總羣聖絕異端也孔子所不明言者孟子

言之孟子言而不盡者其誰言乎責在程朱矣  
自古非孟之盡荀卿王充以來代有數人於是  
衛道者汲汲乎有翼孟尊孟諸書之作要之集  
註出則大義不疑群言皆廢矣甚哉程朱之功  
係孔孟者大也孟子七篇之文變化無所不有  
雖有解者不能爲功宋儒當此亦且闕如獨於  
言性善稱仁義存心養性知言養氣之大者則  
往復辯難書之無窮余更爲裁翦而出之蓋要  
者不著則其書不明也推之孔子曾思亦無不

然學者能知孟子辯非得已卽知易所以書不  
盡言矣



賀周侯生日序

彛仲先生治婁凡八有月民於是歌大夫之詩  
曰輯柔其人大夫職也旣而歌公侯之詩曰維  
大夫措民于不傾維民報之以百釐爾公爾侯  
大夫事也乃歲將改春適屆先生生日國人奔  
走獻祝先生却不受予聞之曰固也彛仲爲書  
生時褐衣草食憂天下之憂卽身勞且瘠勿恤  
也今膺百里之寄懷大州之托措跡一方橫志  
四海長慮遠顧殷憂無已縱我生獨辰其如天

下何賀者其止矣顧家居閒暇時聞余兄弟漪  
若來宗禹疏子厚無近有言先生懷抱天下吾  
儕小子則婁人也知有婁而已婁瀕海數苦風  
蟲而今獨有秋婁人懦惟強者爲政今皆散服  
歸田里矣婁之俗勇于赴財怯於尚義甚者小  
加大賤妨貴矣今則間居聚譚往往慕燕趙之  
慷慨稱鄒魯之奇行執淫人而僇之春秋之鐘  
鼓也聚多士而教訓之大雅之樂育也民病賦  
稅寬之以時俗好攫搏禁之以禮逋逃之寇不

召而自歸亡命海上者檄至而縛首卽古子產  
火烈不是若也夫一邑之治與天下之治勢雖  
不同其事一也坐廟堂而議論天下者目不接  
百姓足不涉閭閻一言徇意以爲惟我愛惡足  
以難彼士大夫矣于匹夫匹婦無與也而流禍  
重及勢且不返若夫受命一城憂動國恤見民  
湯火則濡衣裳焦毛髮救之民之疾痛不起筋  
骨不强則扶持飲食之及聞廣廈細旃之上有  
正色立於朝者國家之所恃也民人之所倚也

則想望而歸誠焉其有變治爲亂叛經爲奇者  
修一人之寵而不顧四國之危怙目前之娛而  
不懼萬世之議則痛絕示貶焉此其意豈好矯  
異爲名高哉不忠于君者必賊生民不忍其民  
者必愛君父賊生民者搥宗廟愛君父者虞社  
稷賈生遠傳長沙時時痛哭汲公出守淮陽不  
忘直諫豈特古之人乎予親見龔仲行事間與  
言論終日始信以近喻遠以小況大予兄弟之  
言質之婁人誠然抑可公諸天下也美申甫者

本其嶽降學子輿者記其嬉戲婁人  
至則望其來旣至則感其德始想其音聲繼載  
之以搏拊方恨麥丘之祝無以自進于桓公幸  
先生之生年壯而未艾誕之日春且嗣焉一歲  
之順成以此告萬寶方來之種植以此頌無疆  
詩曰神之聽之又曰介爾景福其在茲乎余家  
兄弟在先生之門亦群山之望岱衆川之思海  
也王褒講德崔駰達旨竊有志焉猶以弟子之  
論師語焉不詳而屬予以擊轅予其爲太平之

民乎其可以無言抑反覆道之者所以荅邑之  
歌大夫公侯者也

陳大士易經會稿序

予初選易會時大士文尚未出遲之三年受先  
宰臨始捆以歸僅得千義出其半入選中餘半  
自藏爲中郎譚助而已駿公聞而好之向余索  
去比計偕挾之入北與臥起食器俱輒謂春風  
驢背可無忘此書及京師傳玩諸本散過竟不  
得全孟宏孟樸各分有之取以相合逸者頗多  
予每語受先歎息其事時瑞五僅翦髮於座右  
聞語卽欲走一介武林入豫章購大士全本廣

其傳人踰年大士以易冠南宮曩日社刻盡更爲房稿予謂李臨淮今日會戰士卒皆舊人但旗幟稍易耳大士寓長安亦有易選多以已文實之然手筆在世不可徑匿瑞五涉目卽辨又徧訪書林徵之藏者向時千篇衰然後聚雖題文異同間出在大士屋梁間物已拂拭大半羅子繡仲宜黃人大士鄰邑士少精易學得異人指授近讀書受先所與瑞五論易稱善遂佐助點定大士經稿二子學易昕夕不倦其所持說



更日輒進大士諸本直能目問鼻觀著其蘊要  
予嘗嘆經學放棄江河今日大士易文亦其九  
經庫中之苞苴簞筥耳推而出之責在學者然  
卽此數百世不解讀聽古樂欲臥者比比也瑞  
五髻也學大人之學繡仲儒者靜而造大其所  
爲易文掉臂於大士之門殆將歌出金石聲滿  
天地今大士選成予度他日二子文出必有心  
知好之如今日之選大士者陳桃之夢山陽之  
語其何常哉在進者如登毋怖前人而已

大學註疏大全合纂序

古本大學與石經文異今註疏蓋古本也論者謂漢儒註本不可詮易其言近是然朱子章句盡更其舊又以意補亡不少遜讓卽云其傳得之河南程氏要二程所改正大學本雖載本集世不顯也或問又云淇澳烈文二章鄭本在誠意章後程子竄卒章之中一章以下至三章之半鄭本在沒世不忘之下程子乃以次于此謂知之至也之文聽訟一章鄭本在止於信之後

正心脩身之前程子又進實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而朱子不從第十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定而朱子獨以舊文爲正似朱子章句復與程異然其序云程氏尊信大學爲之表章次其簡編發其歸趣又謂書頗放失采輯補闕不辭僭踰則朱子大學實出程氏卽章次偶別無大離異也註疏大學次在禮記之第四十二其文不析章句以疏意案之似以大學之道至止于信爲一章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以義爲利

也爲一章上章言明德下章廣誠意論學成之事如此而已顧解旣簡略其義不宜雜之傳記未明彌綸眞西山氏曰秦漢而後大學失傳惟韓愈李翱常舉其說見于原道復性之篇亦未知爲聖學淵源治道根抵也夫禮記全書多漢儒雜記獨中庸大學爲孔氏遺書然秦火摩滅漢說縱橫涉歷博士之家論難人主之前使不收之禮經二書幾廢矣後世學禮者亟考制度緩論精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學其何有焉

則姑置之矣是書幸以禮存又不幸以禮亡也  
程朱二氏因禮而知學因學而知道挈而出之  
與語孟等此不獨明絕學亦善言禮矣董文清  
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栢皆謂朱子補傳  
未安乃歸正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四十  
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  
致知格物云大學原無關文而車清臣方正學  
咸是之今學者于補傳其不敢信亦猶是也近  
代訓詁學庸尤繁其說類託倣于朱子抑知言

之彌多去之彌遠非註疏大全莫能救也余尤  
廩廩焉

五兄稿序

婁之學博士馬涵虛先生去婁二十年鄉人思之相與鼓歌頌說經師人師莫梁溪夫子若也先生司鐸時先君子幸無恙數過從顧諸兄弟幼少習童子業其隸學宮者獨四兄五兄四兄補諸生差晚又籍崑陽獨五兄奉先生教最親近先生月聚諸生課之覆名鈐卷不知何氏聞竟始發視初得五兄卷奇之題爲天廟之器比見姓名益喜時君常君閻稱文章宗師省父過

婁婁人爭交懽願望見顏色擬於衛玠車騎任  
昉冠蓋先生出五兄文示之相驚歎五兄益得  
傾筭衍從昕夕竊幸父事先生兄事兩君子可  
不媿生平先君子輒向同里長者稱說謂梁溪  
群賢讀百國書齒牙不易吾家何以方幅其間  
予間侍飲酒聞之心熱欲彷彿融入太學觀名  
士恨無一卷文耳辛未春予追隨君常後連舍  
學誦讀君常時詢五兄近日文字予爲言淮陰  
志大不屑比肩絳灌不常領之歸登先生堂先



生令飲食勞苦問五兄如君常予廼語五兄先生父子素不好煦煦獨於兄學問寒暑不置真天人際今距咫尺無虛季長八行也五兄文少恢博喜撻雲漢邇益修經術能自名其得夫厭薄今人搜訪舊體亦吾家兄弟一癖五兄修姱練要饒有其長伯氏倡予其在是乎君常見弟師表一代復厚望吾兄弟贈五兄序言勉以太丘慰以燕山抑太丘仁義不敢不勉燕山遇在天壤何可幾也然五兄少負奇志近益苦諸生

不欲爲彼高冠切雲長佩陸離亦何人哉五兄  
操文以往匏中之詩囊中之疏適因時遭際若  
知已皎日存諸簡首則真司南車矣

楊子常全稿序

余數序子常文言之愧不能多多言又愧弗工也子常文盛行天下兒童皆知誦習顧其來處雖經生耆學莫有知者互以見聞推重則曰尊註論脉子常教也註如律令今有因類而傳益之者律中之例也脉貫四體苟頂踵反位官名爲制此又賈生所歎今日之病腫與跋盭也二者去子常俱遠子常閔而進之嘗于所選文字就題解紛旁通其旨余每謂集子常諸評可廢

講家數十然發明準志仍莫若以身教全稿之  
出島可緩也子常文積千百比之大士亦沛公  
漢中項王彭城各爲雄盛子常每稱大士按題  
細氣微息字不苟下大士評子常文又謂其清  
奧幽削得秦漢之深兩人相視莫逆其所讚論  
俱出世學意表亦謝疊山小心放膽之喻未能  
人人持贈也子常未刻諸篇較已刻尤廣今新  
故錯見司馬大篇長公小品隨人割取無所不  
可要不睹其全義終不顯余擬與麋士受先殫

一月功篇爲評繹意平日得於子常語言者深  
可以無負又恐徒論其似未若子常自言也子  
常子定夫十一歲提筆卽能作橫絕江海之文  
顧倣題源絡不失尺寸余戲謂受先此子跳躍  
九州猶不忘其家崑崙今讀子常文者先誦六  
文次玩集註然後出其稿與諸儒說參觀之權  
度見矣

周彝仲稿序

曩者彝仲北首燕路抵書於余盛言少壯之懷  
馳驅之志余讀未半慨焉心動因思古人志所  
欲爲有命僕車驪酒徑別駕或戒家人治門閭  
趣裝俟朝命者意氣余猶見之旣得登科姓名  
彝仲居前余廼爲一痛飲夫聚五千之人角三  
年之內居恒詡詡多自謂能及一旦遇合路殊  
圖窮匕見雖身當其際者亦復知盡能索爲之  
友者又安能助其得失代之憂喜哉獨彝仲一

戰而勝雅徒傑流聞之無不酌酒相賀知其所  
志者廣不以功名內限也夫功名之至私而有  
之者淺公而用之者深是以子皙接草伯玉言  
其可用少伯被髮宛令謂爲不狂深人相觀幽  
淪共趣況其顯者彛仲有文一卷皆抗古切今  
之言志雖不盡在是然行於天下大略可見孟  
樸疏而列之因周子之書發明尚志之義其樂  
以爲甚於到雲夢而見楚山坐宣明而定章句  
也

五子近業序

客裏徐子質可偕其弟文可忠可入婁與予談  
春秋通疑難旣引懷勝友酌酒起言門庭諷詠  
兄弟所私然一家之辭恨無折衷願得賢者游  
繼以朝夕予舉管子君售相見甚懽時鹽官陳  
子靈茂亦爲其家子弟擇師婁東延張子孺高  
稱莫逆質可兄弟又與靈茂中表契善兩家文  
學並興益以良友古人云二梁瓌綺兩到凌寒  
似不如也錢子爾信亦其地雋杰與君售連舍



修研北之業遂以五子菴名蓋張陳桐軒一卷  
管徐柳堂百篇方之執翽吹笙義可無愧出而  
覓榮則杜甫之清廟李賀之高軒也質可入燕  
文可忠可往湖上各欲載文而遊予語以二龍  
長途騏驥千里期已不遠諸君何不少秘爲貴  
人新書然美錦十乘襍囊先見何所不宜管子  
雖貧恃此亦王海國東漢管公明與他人言白  
日欲寢見劉穎川兄弟則神思清發夜不假寐  
讀五子菴致近是矣